

洪惟仁自傳

我出生於漳州腔的嘉義縣新港鄉一個小商人家庭，閩南語是家中唯一的溝通語言。父親洪 恭亨是一家小布店的老板，他愛好音樂、藝術，會唱南管，自組廣東樂團，我五歲就當樂團的木魚手。他的閩南語十分精鍊，很會講笑話、笑談、故事，拙著《台語經典笑話》(1993)有一大部分是紀錄了父親給我講的笑話，他在漢學堂學了多年漢文，會以「唸冊歌」方式背誦《孟子》，他寫一手好字，我六、七歲就跟他學書法；母親洪 吳煖是助產士，他接生過的嬰兒成千上萬，所接觸的家庭也是成千上萬，廣大的接觸面造就了她的台語寶庫。我的外公是日治時代國民學校校長，我祖母吳陳惜識字頗多，她是我第一個台語漢字音老師；我小學時有一段時期和大哥惟助跟母親的產婆學校台語漢學老師張李德和（1892~1972）學漢文，我在那裏學會台語吟詩。

從小在這樣的家庭長大，使我對閩南語培養了敏銳的語感和豐富的詞彙和一點漢學底蘊。我的愛妻黃美慈也是助產士，他出生在泉州腔的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閩南語也是他家中唯一的使用語言，鄉下的生長環境和職業環境也造就了她的台語寶庫，尤其是泉州話，她是我的台語諮詢顧問、活辭典。感謝上天賜我生活在這樣純粹、豐富的閩南語家庭，這個經驗為我的閩南語研究扎下深厚的基礎。

我國校時最好的科目是美術，每次畫圖比賽都得第一名，當時夢想當藝術家，雖然沒有當成，但我的美術天份對於後來畫出漂亮的語言地圖應該有幫助。

十四歲時(1959 年)，因為家道中衰，隨父母北遷到東北岸一個偏僻的老漳區漁村萬里鄉，中學在基隆市立二中和基隆中學就學。初中時代數不好，最好的科目是幾何，曾經參加全校幾何比賽得頭名，但我同時沈迷於文學，曾經想當文學家，雖然沒有當成純文學家，但也練成好文筆，對於後來寫隨筆文章，寫學術論文打下很好基礎。

同學們的方言非常複雜，有來自金山、萬里、九份、基隆市老派最保守的老漳海腔，也有來自七堵、汐止最保守的老泉山腔（安溪腔），而他們常笑我說話有「下港腔」，我也不以為意。雖然當時對於閩南語方言還沒有什麼系統的了解，但是對於方言天生的敏銳觀察力，使我對閩南語方言發生了極大的興趣，因而立下閩南語方言研究的志向。當時我有一位好同學羅子玄，他父親是漢學先生，家裡很多藏書，就借給我連雅堂的《雅言》、《臺灣語典》和張世祿的《聲韻學概論》。雖然讀不太懂，但是看得津津有味。

高中時積極跟同學學上海話、廣東話，影響後來最大的是跟僑日歸台同學徐清茂學日語。他教我假名、唱日本歌，接著我三舅在我家住了三個月，拿日本小學教科書教我日語，後來我自修蔡豐茂的四冊日語教科書，聽 NHK 日語錄音帶，我高中畢業時就看得懂日語小說《あいつと私》了。這時建立的日語基礎，對後來進一步學習日文，並以翻譯日本為業解決經濟問題，並充分利用日本語言學及

日治時期台語文獻、歷史文獻有重大意義。

師大國文系王冬珍教授，當年是我高中的國文老師，有一次作文自由命題，我寫了一篇〈台語的音韻系統〉，她大為讚賞，鼓勵我考中文系，他說中文系有聲韻學，對我研究台語有幫助，就這樣，我和中文系結下不解之緣。

我哥哥積極鼓勵我考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因為他是當系第一屆學生，他認為很多老師是師大兼任的名教授，很優秀。一九六五年我以系狀元考進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但是進了中文系之後，我才知道，中文系的訓詁學、聲韻學等傳統小學不能滿足我研究閩南語方言的興趣（後來唯一受益的只有周何老師的文字學）。

我大一時，有一天，我日語啟蒙師徐清茂同學對我提起師大國文系有一位留美回國的教授，在他們輔仁大學兼課，教語音學、聲韻學，並且研究閩南語，他的名字叫做鍾露昇。我知道了這個消息，非常高興，立刻去拜訪他，老師也很高興收我為徒，從此我跟語言學結下不解之緣。我從鍾老師那兒不但學了語音學、結構主義語言學、新派的聲韻學，最重要的是田野調查方法。我為了就近求教，暑假還特地在老師宿舍旁租了一間房，天天往老師書房跑。當時羅傑瑞(Jerry Norman, 1936-2012)正為了寫博士論文來台灣蒐集語料，我恭逢他和鍾老師一起做南島語以及閩北語的語言調查，有機會在旁學記音。雖然不是正式的修課，但是這樣的訓練比修課還有效，不斷的實習、討論奠下我後來獨力進行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的基礎。鍾老師是我永遠懷念的恩師，他不但是我的啟蒙老師，也影響了我一生的研究志向。

鍾老師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是台灣地理方言學的開山之作，也是社會方言學的開山之作，對我後來的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有深刻的影響。我的博士論文（又洪惟仁 2004〈變化中的臺灣話—真實時間的比較〉）就是利用他對大學青年閩南語的紀錄和我們所做的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調查資料進行了一個「真實時間」的比較，證明了我們在社會方言學調查顯示的變體年齡層分佈並非穩定的「年齡級差」，而是「進行中的變化」。他在閩南語方言學上的開創之功令人景仰，永遠懷念。

大學時代影響我最大的另一位老師是王競雄，他是台大哲學系碩士，在文化學院教形上學，我雖然是中文系，但是更喜歡哲學系的課，我常常去跟他談哲學問題。大約是我大二升大三的暑假，王老師說要去山上找個佛寺寫他的宇宙哲學，但他沒有錢。當時另一位毓鑿老師，是滿州王爺，除了哲學系之外也在家裡開班講授經學、子學，我從他那裏學得很多中古古代哲學思想。他資助王老師每月 500 元，我按月拿錢到獅頭山給王老師。每次一見面就談哲學，談到天亮。我受他影響，對物理學、天文學也產生興趣，

大學當兵時，我被安排在新生訓練營，往往沒有兵，所以時間很多，我利用時間看了很多書，主要是天文學、氣象學、物理學，甚至看完一本核子物理學的

書。一度想改考物理研究所。但後來覺得太難，還是考上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班。

當兵回來時，王競雄老師搬到花蓮太魯閣禪光寺，我為了接近他，也去禪光寺住了一個暑假。在那裏結識了許多年輕的朋友，每一個人都很理想，也各有想法。其中一位是後來以筆名「陳列」出名的陳瑞麟。在禪光寺時期，王老師較少談哲學，開始分析時事，談論共產革命，他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個藝術。1970年時中國正進行文化大革命，全世界的左派青年到處都在搞革命。我們這幾個青年大部分都受到王競雄的影響，其中尤其是當時還在高中的樊邦弘受到王老師的蠱惑最深，鼓勵我不要在談理論，要行動起來。於是我號召一些學生組織了「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其中一位是我的鄰房政大邊疆研究所學生陳杭昇，他本是職業學生，加入組織之後的第二天他就去舉報了；王競雄隱居在岡山，隨時在宣傳革命，周邊也都佈滿了線民。但是我們都一無所知。1972年9月16日被補，以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三「意圖顛覆政府而未實施」的罪名被判十年。1975年蔣介石去世，蔣經國宣佈修行人刑期減半，但政治犯只減三分之一。我的刑期減為六年八個月，1979年5月15日出獄。

出獄後以翻譯日文為生。1980年結婚、翌年生子，一直在鄉下、深山過著半賦閑的筆耕生活，直到1987年我翻譯了20本書。1984年起，我對這種鸚鵡生活感到厭倦，同時開始收集閩南語文獻，進行閩南語民俗學、民間文學和方言學的研究，發表了一些論文和評論文章。1985年發表《台灣河佬話聲調研究》，1986年發表《台灣禮俗語典》，對當時的本土研究和台語文研究發生了不小的影響。

1985年2月起，我開始有計畫的進行全台灣的方言調查，我的親戚、朋友、同學遍佈全台，我藉口會見親戚老友，下鄉一住就是幾天，在他們的帶領下，我進行了足跡遍佈台灣、綠島、澎湖大小島嶼的方言調查。我把這段經驗寫成了《台灣方言之旅》(洪惟仁 1992)，這本遊記式的簡要方言調查報告，引起許多青年朋友研究閩南語方言的興趣。而這些方言調查後來就成了「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計畫」的領航調查。

繼鍾露昇教授之後，我的第二個恩師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龔煌城教授。他知道我對閩南語方言調查特別熱衷，便申請了計畫，從1988年5月起讓我在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助理、約聘助理研究員，直到1996年7月，一呆就是九年多。我在那兒完成了「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這是台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地理方言學調查計畫，計畫的一個副產品就是編成了十大冊的《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洪惟仁 1993)，可惜因為資料太龐大，至今沒有整理出版。

在中央研究院服務的期間，除了田野調查工作之外，龔老師也指導我寫了許多論文，培養我的論文寫作能力，和同事們討論、聽演講、讀文獻，使我增廣了見聞。所謂學然後知不足，我常因聽不懂一些現代語言學的新觀念而感到焦慮、不安，甚至自慚。雖然我也曾經到台大聽何大安老師講「衍生音韻學」，聽龔老師講「漢藏比較語言學」，但是沒有專心而系統化的學習，只是旁聽，淺嘗輒止，

總感覺效果不佳。於是我發奮要去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修習博士學位。

1994 年在接受日本交流協會的聘約，以「長期聘用專門家」的身份在天理大學研究七個月回國，便開始準備新的求學生涯。我先在清華語言所聽了一年湯廷池老師的句法學和蕭宇超老師的音韻學，第二年(1995)我便考取清華語言所博士班。對於引我進現代語言學大門的兩位老師，我是深為感激的。尤其湯老師，不但在學問上給我當頭棒喝，在做人處事上給也我很多啟示，在人生的旅途上也多所提拔。

我休學了一年，把中央研究院「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完成之後的 1996 年，我以知命之年專心地到清華語言所當一名老學生。修課期間，除了在靜宜大學中文系兼了四到六個鐘頭的課之外，我把所有的時間、精神全部用到課業上。我每天兩三點就寢，第二天七、八點就起床、上課去，沒課也會到研究室唸書。

我花了三年期間修完了所有的課程，雖說是博士班課程，可是博士班應修課程之外，還有修所有碩士班的必修課程，因為清華語言所博士班修習課程規定，所有碩士班必修課程沒有在六年內修過的都必須重新補修。這等於說，這三年我是修完了碩士、博士的所有必修課程了。

雖然辛苦，但是這段學習歷程對我的學術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鍛煉，我在這裏學會了現代語言學。清華大學的教授素質非常整齊，大部分是留美回來的年輕語言學者。他們的年齡，除了梅廣、湯廷池、曹逢甫三位教授之外都比我年輕。年輕教授所教的大部分是最新版的美國語言學，老教授的語言學講義也隨時在更新，所以我在這裏所學的都是最新的現代語言學理論，譬如曹逢甫老師的社會語言學，梅廣老師、湯廷池老師、蔡維天老師、湯志真老師的 Chomskyan 句法學，陳素宜老師的 OT 音韻學，張月琴老師的實驗語音學，王旭老師的實驗音韻學，連金發老師的歷史語言學。

這些理論，因為相當深奧，量又很多，我相信初出茅廬的研究生都是囫圇吞棗，消化不良吧？沒有實際田野經驗和語言體驗，理論跟實際對不起來，學習效果一定是不好的。我在進研究所之前已經出版過 50 多本書，寫了 50 多篇語言學論文，做了全臺灣的閩南語方言調查。年輕時學習的漢語聲韻學和多年來累積的田野經驗成為我學習現代語言學理論紮實的基礎，一般研究所學生、甚至一般留洋的學者都不一定具備這些基礎知識。我一面學習，一面在替我的田野資料找理論，一面也在檢驗理論的合理性，而知所取捨。因此清華語言所的學習生活雖然苦，心情可是相當愉快、興奮的，因為很多以前百思不解的疑問一個一個地迎刃而解了。如果沒有這些現代語言學的基礎，後來便沒有辦法做出結合理論與實際，融合傳統與現代的一連串研究。

博士課程修完的 1999 年，我應聘元智大學擔任專任副教授，這是我生平第一個正式職位。同時，我得到國科會的資助，開始進行了一個三年期的「台灣閩

南語音韻演變趨勢」社會方言學的大型調查計畫。我的博士論文就是根據這個計畫所調查的語料寫成的。因為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與研究其實已經進行了十幾年了，只差沒有寫出來而已，因此我只花了一年時間就把博士論文《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完成了，2003年6月24日通過了論文口試。

感謝曹逢甫老師和王旭老師的指導，使我寫成了博士論文，這是結合了田野調查語料、社會語言學理論和語言統計學所完成的作品。這篇論文雖然尚未正式出版，電子檔到處流傳，有不小的影響力，研究台灣方言的人幾乎都要引用，甚至有些教授拿去當教材了。

年近花甲才獲得這個學位，實在不是什麼光榮的事，但是我把他當成一個心願，一個台語研究的小結，一種自我肯定。別人是先拿學位再做研究，而我則是先做研究，再得學位，有一點像日本的論文博士。這樣想，也就不那麼難為情了。

我在元智大學呆了五年。感謝元智大學給我一個安定的研究環境，元智的設備很好，很鼓勵研究，我得了兩次國科會甲種獎勵，兩次元智研究特優獎，一次研究傑出獎。我在此完成了博士論文，同時升了教授。我甚至在此買了房子，準備終老於此。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還是「被跳巢」了。

2004年台中師範學院通過成立「台灣語文學系」。透過曹逢甫老師的推薦，賴清標校長親自到元智大學，拜會了元智大學詹志宏校長，把我借調到中師。我常開玩笑說我是「台灣語文學系」的 *tshòng sí lāng*（創始人/創死人）。

其實我要去中師也是經過一番掙扎的，因為元智薪水很高，光是元智津貼每月就多了三萬元，我的研究績效每年都是特優，每月加薪一萬元，一次研究傑出獎就領了24萬，還有其他的福利。到了中師，這些福利都沒有了，還要付房租、交通費，還要忍受離家獨居之苦。少收入、多支出，我內人是很不願意的。但是成立台語系、教台語本來就是我的理想，現在中師請我去當創系主任，這個「毋」（*m̄*，不）字實在說不出來。

「台灣語文學系」是民進黨執政以後第一個以培育台語師資為目標的台語系。創系典禮，我們請到呂秀蓮副總統當貴賓，全程以台語致詞，來賓一百多人聚集在狹窄的台語系館前聽講，成為新聞的焦點。

我規劃這個系，考慮了理論與實際的配合，不但希望學生有紮實的台語語言文化能力，而且有研究能力，目標是培養一個有就業能力、有台灣文化修養的台灣人，因此我把課程分為四個領域：語言、文學、藝術、文化，理論課與實用課兼備，而教學語言以閩南語為主，學生在系內必須講台語，在系裡面甚麼話都可以講，就是不可講華語，講一句華語罰10元，這是要戒掉學生過度依賴華語的習慣。客語、日語、英語都是必修課，學生畢業要求通過四項語文檢定：閩南語高級、客語初級、日語初級、英語高級。這些規定給了學生很大的壓力，學生很活潑，一、二年級努力去主辦、參加各種活動，各種比賽，每年得獎數約40個，

但是三年級以後就要準備各種語文檢定。四年級還要創作畢業作品，作品可以是台語文學創作、民俗藝術或語言研究。

雖然如此，學生們好像學了十八般武藝，出了校門之後會發現自己的競爭力不凡。學生有的就業，有的繼續讀研究所。每一年都有十幾位考上研究所，主要考取台語文相關的研究所，客語所也有相當的比例，非語文領域的研究所也有一些，我認識的教授只要收了我們的學生，都讚賞有加。至於就業的學生，有相當比例是去小學當代課老師，有好幾個收了我們畢業生代課的老師告訴我，我們台語系的畢業生能力相當強；大部分都在私人企業找到好的工作。2019 年公視台語系成立以來，聘請的播音員、工作人員以台中教育大學台語系畢業生居多。可惜的是雖然台語系成立了，畢業生其實可以成為本土語言教學的主力，但他們畢業後不一定立刻找到教職，即使找到正式的教職，由於小學教學仍然採用包班制，即使有台語專業，一旦擔任教師，什麼課都要教，台語專業也沒有用武之地。起先台語課都叫外面支援教師來教，後來改為學校專任教師教，教台語要修專業課程，事實上對提昇台語教師專業程度效果並不好。

我在中師的第二年，覺得這個學校有發揮的餘地，校長也很禮遇，所以第二年就正式應聘為專任教授，成了中師人。2006 年中師改名「台中教育大學」。創立一個系不是簡單的事，開頭除了辦公室，什麼都沒有，教學空間安排，設備採購，課程安排，教師聘用……每一樣都要費神，還有開不完的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校務會議，還有一大堆天上掉下來的教學計劃、網路建置計劃，我幾乎沒有時間做研究了。另外，學校很多落伍的、反學術、官僚主義的舊習，學校教師、職員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反台語」或「反台語系」的霸凌，我都儘量隱忍不發，仍然發生了一次動武事件。我的身體也發生了問題，決定做了 4 年半之後，辭去系主任職位。休假一年之後，等退休。我 2011 年退休，身體非常衰弱，我持續兩年電腦手，雙手不能用力，連滑鼠都按不下，眼睛昏花；連一頁書都看不完，幾乎變成了廢人。在台中教育大學 7 年，只得到「創系主任」的虛名，其實可謂損失慘重。

退休以後，我拒絕了所有兼課，一方面專心養病；一方面買了一棟樓當書房，專心寫書。退休不久，有一次和中學同學聚餐，老友子玄知道我的病況，說：「練氣功啦！阿村仔佢我攞是練氣功勇起來个。」我一向信西醫，不得已才找中醫。我得電腦手，西醫一年半，中醫半年都醫不好，怎麼氣功這麼有效？但是他把氣功說得很神，讓我不得不信。我說：「無、你共我教。」他說：「你是天才囡仔，買一本氣功个冊，看看咧著會曉啦！」我馬上去誠品買一本高雲的氣功書，回去真的認真看、認真練，又讀了經絡學。我做了三個月，手就能打電腦了，不到一年就恢復了健康。至今十幾年，從不間斷，我的健康狀態很好，沒有什麼三高，醫生說可以活到百五十歲。

我在退休前一年即獲得國科會「臺灣語言地圖集繪製」計畫（2010-2011），退休，連續獲得國科會「《臺灣語言地圖集》之寫作計畫」（2011-2013）兩個

年期的補助，到 2019 年完成出版兩個孿生篇著作，一是描繪臺灣語言地理分佈的《臺灣語言地圖集》（簡稱 LAT），一是說明臺灣語言如何進行分類與分區的《臺灣語言的分類與分區：理論與方法》（簡稱 CRLT）。這是史上第一部出版的臺灣語言分區地圖集，涵蓋範圍不止閩南語，甚至包括客語、南島語、華語聚落，不止是語言，甚至各個語言的方言、次方言，地理單位精細到村里以下，甚至原住民的部落方言。這套書出版時引起一陣波瀾，專心於形式語言學的語言學界似乎還不是很關心，但是研究臺灣史、臺灣地理、文化的學者反而更關心。這套書花了 9 年時間，國科會只給我三年補助，其餘沒有國科會補助的六年期間，專任助理還是不能停聘，田野調查還是要進行，即使有知心朋友的支援，我的一次領退休金也差不多用光了。

接下來我立即著手進行繪製《閩南語地區方言調查集》，這是史上第一部閩南語地圖集，繪製期間正值 Covid-19，我們沒有辦法去大陸調查，所幸我是兩岸關係和緩時期的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8 月 22 日約兩年半，跑遍了福建、粵東南部閩南語分佈區，焦點放在核心閩南語區：廈門市各區，泉州市各市、縣，漳州市各市、縣及周邊龍巖市新羅區、漳平市、連城縣，三明市大田縣，永安市，莆田市，仙游縣。廣東省漳泉系方言區也調查了不少地點。

地圖焦點放在核心閩南語三市，周邊莆仙、大田、龍巖只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方言點。地圖採用的語料主要是我自己調查 137 個點，採用其他學者調查 48 點未發表的語料，引用 93 點田野調查報告，總共 278 個方言點。方言點平均分佈於福建省南部地區及廣東省饒平縣。本書選擇了 130 張精細度高的彩色精美地圖都為一集。除了聲母、韻母、聲調、書類的變體分佈圖之外，我們也畫了 6 張同語線束圖、7 張方言分區圖。每一張地圖都附了半頁的「地圖簡釋」，基於篇幅所限，不能暢所欲言，只能簡單試擬閩南語祖語形式，簡單說明變體類型地理分佈及如何發展成形形色色的現代方言變異的過程。這是一種解釋性地圖，逐張解釋的地圖集極少，岩田禮編成兩本漢語方言地圖集（2009、2011），是漢語解釋性地圖的開創。本書是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解釋性的閩南語方言地圖集。

《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2023 年出版，我立即投入《臺灣中南部方言地圖集》的繪製。這部方言變體分佈圖的受訪者共 1400 多個，因為許多調查點有多個調查人，以村里為單位加以合併統計，的方言點 800 個。這是極為細密的區域性地理方言學地圖。我們將按照《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的方法、模式繪製地圖，也一定有「地圖簡釋」，初版必須在 2024 年年底以前出版。但我們會繼續精進，不斷補正。

地理語言學研究是我一生的志業，我第一要感謝兩位恩師鍾露昇教授及龔煌城院士的栽培，其次要感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或科技部的資金補助，從我在中央研究院擔任龔煌城院士的專任助理（1988-1996）到後來我自己擔任教職以至於退休之後將近 40 年間，除了我讀博的幾年，國科會每年一百萬以上的補助，給我充足的資源，進行臺灣及閩粵地區的語言或方言調查，我才有辦法做這麼多

大型的地理語言學研究。當然這不是說有國科會補助才能做研究，我在沒有國科會補助的 1985-1987 年間已經走遍臺灣，進行了臺灣閩南語的掃描，我利用國科會的補助，做出超過補助以外的調查，才有《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的完成。我在撰寫《臺灣語言地圖集》的同時撰寫了《臺灣語言的分類與分區：理論與方法》，都是在沒有資金補助之下完成的作品。